



充分发挥战略管理内在功能

■古琳晖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改进战略管理,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能和国防资源使用效益。加强战略管理,有利于实现军事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要充分发挥战略管理的定向、聚焦、调适功能,精准投放战略资源,整体推进战略能力,着力控制战略风险,为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提供有力支撑。

发挥战略管理的定向功能,精准投放战略资源

军事需求是军事活动的目标,对军事能力建设发挥着主导和牵引作用。加强战略管理,有利于在把握世情国情军情的基础上,对军队建设的战略环境作出科学判断,为能力建设提供可靠依据,从而精准投放战略资源。

强化军事需求前瞻性导向。军事需求源于对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的战略判断,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反映着国家应对战争和威胁的战略全局需要。加强战略管理,能够促使军事能力适应安全需求、资源配置符合发展方向,避免因盲目建设、无序建设而造成军事系统运行低效。当前,应将需求牵引规划、规划主导资源配置作为一个基本原则鲜明立起来,加强研究构建军事需求生成机制,确保作战需求贯彻到国防和军队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为此,可以根据军事能力转化建设需求,将部队作战能力进行细化分解,即基于威胁提出保障当前打赢的建设需求;也可以着眼抢占未来军事竞争制高点提出建设需求,对有可能改变战争制胜机理的新概念、新技术、新产品等进行科学预测和前瞻布局,基于能力提出保障未来打赢的发展需求。

强化军事需求系统性导向。军事需求是一个内部结构复杂、高度关联的体系,是多维度、多领域、多层次需求的系统集成,涉及国防和军队建设各领域各环节。加强战略管理,进行过程管控,有助于立足各军种、各层级、各部队实际情况,在把准各类需求之间的内在联系、搞清各项任务之间结构关系的

基础上,搞好分类汇总、集成融合,统筹考虑、综合平衡,避免因重复建设、分散建设而造成资源浪费。20世纪60年代初,美军建设中存在军种争利、效益低下等问题,时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创建了战略规划制度,强力推行PPBS系统,提高美军的战略管理水平,从而使军事需求的提报得到了有效统合。

强化军事需求效益性导向。军事需求受科技发展的影响制约,必然是迭代发展、不断更新的过程。当今世界,随着科技进步飞速发展,战略管理信息化智能化手段不断丰富,从而使军事需求的生成、提报、转化更加精准快捷,效益得以指数级提升。面对大量的军事需求,通过加强战略管理,有利于认清现实条件和预测未来可能,秉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理念,切实找准制约战斗力提升的主要矛盾、重点领域、关键因素、要害环节,瞄准能力建设短板弱项,有针对性地集智攻关,避免因随意建设、单项冒进而造成损失。

发挥战略管理的聚焦功能,整体推进战略能力

军事能力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方面,其建设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加强战略管理,把握其内在的系统性、关联性、协同性,才能整体推进军事能力建设,将“一指禅”练成“铁拳头”,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引领军队“三化”融合发展。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的深入发展,智能化浪潮扑面而来。着眼整体推进军事能力建设,必须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一方面,要继续扎实推进机械化、信息化发展,通过数字

化改造提升传统作战力量,实现“存量变革”;另一方面,要以智能化为方向,助推组织结构调整、优化工作流程、驱动实践创新,通过智能化塑造军队未来,实现“增量崛起”。实现“三化”融合发展,追求的不是单要素、单系统的跃升,而是整体推进、整体跃升,涉及多个层次、全部领域、众多要素,必须通过有效的战略管理,统一设计、有序推进、讲求效益,集中优质资源实现军队战斗力的整体跃升。

促进体系作战能力加快提升。现代战争,每一种作战力量犹如一“目”,只有嵌入联合作战体系之“罗”,与其他作战单元和要素相互配合,实现整体联动,才能充分发挥其威力和作用。未来作战,作战行动讲究联合性、协调性、整体性,对成体系筹划和推进军事力量建设提出刚性要求。加强战略管理,有利于从思维理念和体制机制上把练体系突出出来,按照联合作战要求,抓好全系统、全要素、全流程训练,破解联合指挥、联合行动、联合保障方面的堵点问题,促进体系作战能力加快提升。

助推各类型军事能力共同提升。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首先体现在核心军事能力上。实践证明,核心军事能力与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二者相辅相成,必须统筹兼顾,才能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加强战略管理,有助于正确把握核心军事能力和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的关系,始终扭住核心军事能力建设不放松,同时科学安排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在增强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上下功夫,促进各类型军事能力有机衔接、一体建设、共同提升。

发挥战略管理的调适功能,着力控制战略风险

军事能力建设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因素通常难以准确把握,从而使得风险在不可控的状态下出现。降低军队建设发展的风险,需要加强战略管理,避免出现方向性错误、结构性混乱和过程性失控,确保军事能力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路径快速推进。

以战略管理的调适功能减少决策失当的风险。决策失误是致命的失误,其

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对于国防和军队建设而言,其结果甚至是毁灭性的。一战后,法国构筑的“马奇诺防线”工程浩大,耗资约50亿法郎,由于德军迂回进攻而失去作用,使这一号称“世界上最坚固的防线”沦为“最豪华的摆设”。在历史长河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缺乏有效的战略管理而导致决策失当。加强战略管理,有利于正确分析判断战略形势,科学评估战略环境,通过遵循科学原理,把握内在规律、创新方法路子,以规范核心军事能力生成过程,从而减少决策失当的风险,促进军事能力建设方向不偏、力度不减、标准不降。

以战略管理的调适功能减少结构失衡的风险。结构决定功能,这是系统论的一个重要观点。结构合理性的关键在于平衡,结构失衡往往导致整体功能紊乱,出现灾难性后果。20世纪70年代,苏联追求对美国的军事优势,国防建设陷入军备竞赛的误区。由于集中资源发展军事工业,其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畸形的国民经济结构,国家经济基础削弱,是导致其崩溃解体的重要原因。这一严重后果,与其战略管理的失效不无关系。加强战略管理,有助于立足全局优化结构,避免因盲目发展而形成“跛足”现象,减少结构失衡的风险,使国防和军队建设在统筹全局中良性发展。

以战略管理的调适功能减少过程失控的风险。战略管理强调过程控制,即通过调控反馈掌握事项任务的进程,确保达到预期效果。控制论认为,控制是施控者选择适当的手段作用于受控者,以使受控者的行为状态发生符合预期目的的变化,是系统建立、维持和提高自身有序性的手段。加强战略管理,可以通过闭环控制,形成信息反馈回路,确保管理者对整个任务、计划实施过程进行不间断的掌控和调整;可以通过层次控制,处理好控制层次与控制跨度的关系,使事务发展在有效的控制链条中减少偏差;可以通过分类控制,按照事务各自的管理特点和要求,保持总体发展方向的一致性;可以通过适时控制,在发现跑偏苗头和问题倾向时及时干预,提前采取相应措施。在战略管理中,把控制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可以减少过程失控的风险,使决策和计划的落实在过程控制中得到可靠保障。

群策集

古语云,“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智能化时代,战场上敌我较量往往在分秒毫厘之间,微小差距都可能经过逐级放大传导,进而影响整个战争胜负。因此,必须重视与强敌的全方位比拼,补足战场之“差”。

补齐战场“认知差”。认知是获取或应用知识的过程,决定了认识世界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和高度。对战争形态、作战方式等的认知偏差,会导致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军事实践等多方面的差距。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因长期闭关锁国,沉浸于八旗军马背上骁勇善战获取胜利的辉煌,在认知战争上与对手存在巨大差距,使认知骑兵应对入侵者的洋枪洋炮,惨败是必然的。当前,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军事变革,新兴技术层出不穷,作战样式和手段不断发生嬗变。如果不从全局上探究战争规律,练兵备战就容易“盲人摸象”,谋打赢就可能“新瓶装旧酒”。这要求我们必须紧跟世界军事发展大势,以开放包容的目光审视对手,不断开阔视野,跳出认知“漩涡”,摆脱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补齐并超越与对手之间的“认知差”。面向未来战争,要遵循“设计战争—明晰任务—分析能力—确定内容”的练兵备战路径,针对不同的作战对手科学设计战争,通过战争设计明晰作战任务,根据任务分析能力需求,针对需求优化设置训练内容及标准,从而牵引练兵备战。

警惕战场“科技差”。科技是核心战斗力,是国防和军队建设中最活跃、最具变革性的因素。当前,科学技术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全球科技创新空前活跃,世界各国纷纷把夺取科技优势作为谋求军事优势的战略举措。有些技术一旦取得突破,影响将是颠覆性的,甚至可能从根本上变革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改变传统的战争攻防格局。要赢得未来战场博弈,就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紧跟世界高新科技前沿,抢占国防科技创新发展制高点。面向未来战争,警惕出现战场“科技差”,就要认清科技的重要地位作用,遵循国防科技优先发展规律,大力加强国防科技创新发展。在科技资源方面,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激发社会科技资源潜力,统筹聚合各类资源,打通科技“资源链”,为国防和军队发展提供强大科技资源支撑。在体制机制方面,建立动态调整制度体系,完善军地协同发展相关配套制度机制,进一步激发高新科技发展动力和活力。

破除战场“信息差”。“信息差”是在信息获取、处理、传递过程中出现的不确定、不对称等现象。破除战场“信息差”,其本质是利用信息流转各个环节的速度、准确度等差

补齐战场之『差』

■陆锋 周文

异,形成对敌即时信息优势,进一步形成决策和行动优势,实现先敌一步、快敌一招。军事智能化的飞速发展大大提升了信息传递速度和武器打击精度,大幅缩减了侦察预警、情报处理、指挥决策、火力打击、毁伤评估的时间,加速“OODA”循环周期,使“发现即摧毁”成为可能。据悉,在海湾战争中,“OODA”循环的回路时间需要3天;而在叙利亚战争中,回路已几乎实现了近实时。现代战争“信息差”的形成高度依赖数据优势,为此要用“非对称”数据来支撑“非对称”算法,围绕信息获取、处理、传输等各个环节,加大大数据和智能算法的广泛运用,并通过强大的信息系统平台,从速度上补齐战场信息时间差,从精度上补齐战场信息空间差,从广度上补齐战场信息数量差,从深度上补齐战场信息质量差,在时间、空间、数量、质量等多维度消除战场“信息差”。

关注作战场景设计软指标

■陈俊 王建华

挑灯看剑

随着现代战争对作战筹划精准化、多域协同精确化需求的急剧提升,作战场景在设计战争、研究作战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为满足战争设计需求,作战场景设计不仅要做到内容完整、要素齐全、流程规范,还需关注前瞻性、层次性、动态性、多样性等软指标。

突出前瞻性。《制空权》作者杜黑有句名言:“胜利只向那些能够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是向那些等待变化发生后才去适应的人微笑。”作战场景设计的主要作用,是在构想的对抗活动中发现能力短板,进而提出军事需求。如果完全基于现有武器装备、作战能力、作战方法去设计场景,则难以发挥其牵引功能。为此,首先应把握高新技术发展趋势,设想未来武器装备作战效能和作战运用方式;其次,要研判作战对象预期能力,量敌从宽构想对手作战能力和作战方法;再次,要预选作战环境,灵活配置对抗双方常规力量和新质力量。在此基础上,分析威胁挑战,确定发展目标,以求在战争准备中掌握主动。

区分层次性。作战场景设计纵向涵盖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级。不同层级研究人员对作战场景的设计目的不尽相同,对场景中各构成要素的颗粒度和作战力量的运用方式要求存在差异。战略层级通常关注战略指导是否符合国际环境、国内政治、经济和外交大局等因素,如何调配资源应对敌方混合威慑和军事讹诈,怎样准备战争、遏止战争和打赢

战争等;战役层级通常关注如何通过战役布势塑造有利态势,部队编制对作战能力的影响,新质力量作战运用方式;战术层级通常关注使用何种装备能够形成非对称优势,如何编组实现作战效能最优等。针对不同层级需要,有的放矢地设计场景,才能使需求提报更加准确。

体现动态性。任何客观事物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作战活动亦是如此。作战场景是作战过程的具象化描述,不能像“记流水账”一样将作战全过程无巨细地全盘重现,而是简明扼要,突出重点,运用跳跃性思维对影响全局的主要“片段”进行串联设计。要以时间序列为主线,按照作战进程,划分作战阶段,抽取关键环节,使场景成为逻辑连贯的有机整体;以空间转换为视角,综合构想敌我双方陆、海、空、天、电磁等作战力量,呈现多维交互、彼此对抗的战场态势,让作战场景活起来;以作战行动为依托,根据预设目的,结合战场态势,把关注的技术要求、能力要求和矛盾问题融入行动过程,在场景中

找到目标定位。把握多样性。研究人员应紧跟战争发展趋势,合理设计未来作战场景。针对不同类型安全威胁和作战对手,选择不同作战样式,搭建场景基本框架;框定可能作战地域,结合威胁特点、新装备技术性能、潜在的不尽相同,对场景中各构成要素的颗粒度和作战力量的运用方式要求存在差异。战略层级通常关注战略指导是否符合国际环境、国内政治、经济和外交大局等因素,如何调配资源应对敌方混合威慑和军事讹诈,怎样准备战争、遏止战争和打赢

各有侧重的战争制胜路径

■夏云峰 张冉

谈兵论道

●战争制胜路径泛指赢得战争的途径、方式和方法,它规定了战争中目标的确定、手段的选择和行动的运用。理解把握战争制胜路径的基本构成,选择符合战争实际的制胜路径,是筹划指导战争的必要前提和基础

战争是国家、民族和政治集团等战争行为主体间的整体对抗,军队之间的对抗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达成战争制胜,就是要使敌对的战争行为主体屈服,服从己方对矛盾争端解决安排。所以,战争制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国家、民族和政治集团等战争主体的行为,而不单单是军队这一武装斗争行为主体的行为。从逻辑上讲,作战制胜作为连接战争制胜众多桥梁中的一座,武装斗争制胜是过程,战争制胜才是结果。战争的标志和核心是有组织的武装对抗,所以有组织的武装对抗消失与否是战争结束的标志。有组织的武装对抗可分为正规作战和非正规作战,即便正规作战结束,如果非正规作战仍在持续,仍然制约、阻碍敌方战争政治目的的实现,战争就谈不上终结。也就是说,剥夺敌方进行战争的能力,是以剥夺有组织的武装对抗能力为标志的。

进行和支撑战争的能力载体与来

源,可划分为三个层次,最内层是作战体系,中层是国防体系,最外层则是国家体系,三者构成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战争能力载体与来源的三个层次,决定了赢得战争有三种基本路径。第一种路径是聚焦打击破坏敌作战体系。打击破坏敌作战体系,旨在破坏摧毁敌作战能力的直接载体,可以使敌方丧失安全保卫能力,进而丧失战争能力。这种路径由于对敌战争决策者的影响较为间接,不是直接削弱敌国家体系的运转能力。第二种路径是聚焦摧毁破坏敌除去作战体系的国防体系。国防体系是作战体系的直接依托,对其实施打击破坏,则可以断绝敌作战体系的物质和能量的直接来源,致使敌作战能力逐渐枯竭,欲战而不能。第三种路径是聚焦破坏敌除去作战体系的国家体系。赢得战争最可靠的路径是彻底剥夺敌方进行战争的能力。若敌方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系统不能运转,必然无法有效进行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各种斗争。

不同战争制胜路径各有优劣,适用的情况各不相同。三种路径中的第三种,也就是超越敌作战体系、国防体系直接打击破坏敌国家体系,可以运用的手段既包括军事手段,还包括政治手段、外交手段、文化手段、法律手段等诸多手段。此种路径往往适用于综合实力占据优势的一方,特别是在对手军事力量对己方国防体系和作战体系无法构成重大威胁的情况下实施。科索沃战争中,北约军队之所以能够绕过南联盟的作战体系和国防体系,直接打击其

国家体系要素并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南联盟军队缺乏反击手段,难以对北约的作战体系实施有效打击,更不用说影响其国防体系了。而军事上占据弱势的一方,一般不适合选择此种路径,其应对敌方的军事威胁尚且力所不逮,何谈将有限的力量用来打击敌方的非军事目标。

三种路径中的第二种路径,也就是超越敌作战体系直接打击破坏敌国防体系,聚焦于打击敌方的战争决策指挥系统、国防动员系统和国防科技工业系统等构成的武装对抗支撑体系。此种路径实施的主体是军队,但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力量也能够起到较大作用。此种路径,相较于打击破坏敌作战体系,更难以实施。一是国防体系分布于对方国土广阔空间,很难将国防体系从国家体系中精准地挑选出来;二是国防体系是敌方防护保卫的重点,往往攻击难度大。

三种路径中的第一种路径,也就是直接打击破坏敌作战体系,是历史上绝大多数战争都采用的路径。其使用的力量基本都是军事力量,特别是随着军队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非军事力量越来越难以为之。需要指出的是,对敌作战体系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破坏,使敌方无力实施正规作战并不会必然导致敌方的屈服。如若正规作战失败的一方没有丧失继续斗争的意志,通过分散、躲避、藏匿等方式使己方不被彻底消灭,通过非正规作战致使另一方不断遭受损失,作战体系仍然可以维持运转,战争就不

意味着结束,更谈不上输掉战争。比如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前后持续近20年,累计花费达2万多亿美元,最后却以撤军收场。

战争胜利的充分条件是对手国防体系乃至国家体系的彻底坍塌,无法运转,不能进行有组织的武装对抗。剥夺敌方正规作战的能力主要依靠军队,而剥夺敌方进行非正规作战的能力仅仅靠军队将难以满足战争需要。现代意义上的军队是专门为进行正规作战而构建的,手段综合性更强,更多地依赖于非军事能力,比如对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的熟悉,对经贸活动、生产生活规律的掌握等。因此,现代战争需要军事斗争和其他斗争方式共同作用,是一种综合性的较量。

在具体的战争实践中,往往是三种制胜路径综合运用。特别是在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战争对抗中,双方都难以在短时间内给对方的作战体系或国防体系造成致命的破坏,只能是利用特殊节点不断地对敌作战体系、国防体系和国家体系进行累积式的破坏。打击破坏敌作战体系,削弱对方的现实作战能力,迫使敌屈服;破坏敌国防体系,削弱敌国家体系,削弱破坏敌生存能力,迫使敌屈服。应当认识到,战场上打赢只是为制胜对手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有利态势和时机,达成“全胜”还需要与经济、外交和法律等其他斗争手段综合运用,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